



成人組 小品文·佳作

致下一代

◎ 徐振輔

有些東西不見了。約莫是地球的一次呼吸與另一次呼吸間的短暫片刻，那東西就遺失了。我所說的遺失，並不是被忘在哪裡，而是一瞬間化為虛空，連影像、文獻、記憶或夢境都不曾留下。

在生態學家所說的很短的時間裡，一千萬隻金花蟲交配繁衍又交配，一片森林腐化成肥沃的良田，一條海岸線謙虛地退後了零點一公分；一個壯年人被風化成老人，一個小孩成長茁壯，又一批小孩誕生。

於是我們開始學會聆聽謊言，有些謊言縱然過去是真實的，現在卻成為欺騙。比如一個魔術師告訴你他手握著一個硬幣，他確實曾經握著硬幣，但你知道，現在他已經把硬幣變到一個只有魔術師才能進出的魔幻空間。我們的上一代都是魔術師。有個老人家告訴我，他小時候，在臺北的城市中可以看到幾十種蝴蝶。我說，怎麼可能？那現在那些蝴蝶呢？怎麼不見了？

不如說說我小時候。那時住外婆家，靠近堤防，堤防外是一條靜靜流動的河，兩側草地青翠地延展到遠方。那時愛打赤腳，在草地上逡巡，肥短的手指像耙子，在草地中翻找滋沃童年的可能性。偶爾會有微小的蝗蟲受驚擾，彈簧般瞬間躍起，停棲在另一個地方，悄悄化為一枝草，積蓄下一次驚人的彈跳。

蝴蝶也是很易見的。一些小型的灰蝶常停棲在貼地生長的的菊花上忘情吸吮，我躡手躡腳地靠近，伸出食指與拇指，動作輕柔緩慢地嘗試捕抓，像是要抓住稍縱即逝的童年，我以為我一定能抓到。牠總是沒有預示地起飛，飛行路線在空中是一條顫抖的曲線，牠飛向遠方，飛入草地，成為茫茫草原中不被發覺的一片落葉。

長大後接觸生態攝影，我開始認真地尋訪生物，赫然發覺，過往那些經常碰面的迷人小生命，竟然需要跋山涉水，前往深山野嶺才有機會一睹。

短短十餘年的時間。

大紫斑蝶過去在臺灣是相當普遍的常見種，卻在幾年內突然消失，無影無蹤。老人家告訴我，大紫斑蝶多麼普遍，我說，你騙人。

一張照片可以容納一對交尾的鳳蝶的影像，把過去那個美好的瞬間封存在相紙上，或者轉化成一長串數字密碼，被寫入記憶卡，永不腐壞。然而，凝視一隻飛行中的大鳳

蝶，牠所呈現的，不僅是一個飄動的黑色影像，還包含土壤的氣味、風的流動，以及你難以遏止的心跳聲與興奮增溫的血液。

據稱，當我們捨棄所有關乎自然的詞彙，人類將會喪失大部分的語言能力。如果下一代，那個與自然隔絕的世代，有詩人聶魯達的話，他必然能寫出一首真正哀傷的情詩：

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。

寫，譬如說：「IPAD 被擊碎，而藍色的機子在遠方顫抖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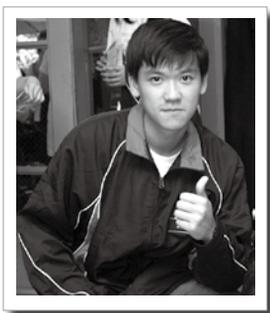
我猜想，親眼見過夏季銀河的人更容易憂傷，因為有些物事悲劇般地，永恆存在卻又悄悄逝去。我猜，上一代的老人家沒有思考過，有天城市夏季的夜空會失去天蠍座血紅的心臟。或許有天，在夜空相對澄澈的高山上，北極星也會失去光芒。

關於遺失的那些，有天，能讓我說給你聽聽嗎？



〈致下一代〉得獎感言

8歲，寫致下一代這樣的文章似乎很可笑，但對於已失去或即將失去的那些，我們有必要做些傻事，貢獻青春、體力或文字，嘗試去為後代保留一些殘骸，就算只是一些貧弱的文字，我也想讓後代知道，曾經，你所居住的城市，在夏夜裡，銀河之下，會有螢火蟲形成一條流動的光河——那是老人家告訴過我，而我已經無法想像的世界，我只想說給你們聽聽。



徐振輔

甫上臺大昆蟲系。喜歡生態攝影、自然書寫、旅行。參加楊老師兩棲保育志工團隊，擔任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、推廣講師。曾獲余光中散文獎、臺積電青年文學獎、臺中文學獎、新北市文學獎、愛詩網、港都文學獎、青輔會壯遊計畫、保德信志工菁英獎等。